

荀子

一
函
三
冊

荀子卷第十一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

金錫美工治巧大齊得

大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剖刑而

莫邪已

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

然而不剝腕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

剝腕謂刮去其生剝腕之砥厲

之則劍盤

孟劍牛馬忽然耳

謂劍割也音戾劍盤孟劍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

器猶制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劍宋本作劍元刻作劍皆訛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

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

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

節奏有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玉

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

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正文及注亡字上元刻並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

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

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

分謂上下有分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如是百姓貴

之如帝高之如天

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

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

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黜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貌說文云黜。

黑色猶闇然。黜鳥。感反。厭讀為壓。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致贏則教上之則教。

謾贏音盈。○俗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執拘則最得間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敵中則奪。

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也。夫是之謂暴察。

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教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

人心。謹。宣譁也。教。宣噪也。亦讀為噉。謂呼之聲。噉。噉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知。賁。讀為憤。憤然也。傾覆。

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

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

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

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

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

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枕作左抱。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

稷。歸楚。非已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也。理其地。

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

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

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

也臣

也

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眾威此已上譏之曰子發之致命

亦其辭賞也固國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國陋非坦明之道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

也自古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

應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

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

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

令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

其志受賞之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也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

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先榮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

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忽湯武是也處勝人

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

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不能為不能

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道達公義也

令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實有之矣實讀為擅本或曰實誠也然則胡

不敵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賢求

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

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未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

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

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執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

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縣繫之也大燕鰭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鰭

後華子風謂蛇曰鰭我必勝我本亦作躡吾後也勁魏鈎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鈎謂如鈎取

也細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則

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敝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三國若

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兩者孰足為也

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執

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億其數俄而天

下倜然舉去桀紂而奔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奔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鳥路反

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

問假設

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

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

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為路反漫莫但反

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

辟讀為譬稱尺

證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

統制

故凡得勝者必與人

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眾之

力也隆在信矣

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強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

有數百里之地修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

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

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

陶當為陶當為橋杭之橋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

與之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

突謂相凌犯也

然則是弃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

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

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眾與地也

若是其悖繆也

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咥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咥與敵同經繆也救經而引其足繆愈急也

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

上行下孟反

苟得利而已知是渠

衝入穴而求利也

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彊弩超發平城距石矣

渠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彊弩超發平城距石矣

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囊橐互異疑此橐字是與韻協
若不用韻則疑是橐字與鞫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
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故人不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

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殤頭也為功當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

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力術止義術行焉

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強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

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

然謂也○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枝也計認

能使說已者使耳悅說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

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視可司聞

案欲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刻亦斬也元刻然而秦使左案左使

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能使讐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此所

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

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北與

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在韓者踰常

在魏者乃據園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為圖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園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園津轉寫為園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沒必

危境圍聲相近其在趙者判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

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岑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栢之塞蓋趙樹松栢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

言秦背西海東向
以常山為固也
是地偏天下也
威動海內
疆殆中國
秦之強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然
而憂患不可勝

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宋本無然字。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或變當此句。

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復用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全因

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

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行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竟外也明堂壘也

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地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

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案杜主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

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才也天材之利多產所出也是形勝也形以地勢為便而物產多

屋之上而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構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其服不挑挑偷也

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

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桀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王入其國

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

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怙然如無治者

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覓反怙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

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

認矣認懼也○正文元刻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

及遠矣縣音懸謂縣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教

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親之謂審是何也則

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事之至也希

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玉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

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動作

夫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

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

禍恥不可勝悔也

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

王者之

功名不可勝日志也

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

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

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

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

上行下效

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

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

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

不可不順義或曰當

慎為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節即謂限禁也

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得其節則上安而下

調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

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

古者禹湯

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

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也

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

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

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

扞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拔戟加乎

首則十指不辭斷也

言不惜十指而救首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

與養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
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

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

秋怪不能使之凶凶言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

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言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倍道而妄

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音博也秋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

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

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生為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

之聞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

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

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用之則是參於天地合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

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同旋也

物也格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

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

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或曰當為神若有真宰然也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

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

所愛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辨與口辨味辨

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

之地以制耳目鼻口形之五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

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

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論逆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暗其天君昏亂

其天官聲色臭棄其天養本節用逆天政其類也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喪其

之天功味過度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

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

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

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

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為則其巧所志於天者已其

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其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

象日月星辰敬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所志於

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於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

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其生殺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知官人

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

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

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

也皆言在人不在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

山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山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勾勾也輟行勾勾

之聲與諷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三輟字上俗開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

其常而小人計其功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違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

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謂富在天

也貴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謂錯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

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俸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

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

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則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夫日月之有蝕

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

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上聞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

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

也物之既至可畏耜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耜耕謂農惡不精也失歲謂耘耨失時

失穢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枯與耜同疑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

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眾錯謂懷安失禮義不

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祲祲是生於鬬三

者錯無安國

三者三人祲也錯置也置此三祲於中國則無有安也

其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祲之說此星

人則其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勉力役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有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十○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六畜作

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役也云云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如共說移正故盡刪去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大旱則率巫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大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玉重法愛民而霸○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宋本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

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制天命而用之碩者

德也從天而美其威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謂若農夫

我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多自多不如騁其智而化

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思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

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此皆言理

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貴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一廢一起應之以貴雖質文廢

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貴論語孔子曰殷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不亂

知費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貴則不能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也

所以亂者生於條貴差謬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

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陷溺也治民者表

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

顯有常民陷乃去即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顯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愚者不能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偏

為知道豈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有知哉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老子有見於訛無見於信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時時謂不齊也墨子著書剛故曰見訛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鉅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見多也鉅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以兩為字聞之不可謂衍文令并下一為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有訛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訛則分別矣若皆先羣眾無門戶也有訛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訛則分別矣若皆無時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則何能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則書洪範以喻偏好化之